

写作参考资料

目 录

关于文风问题答《新观察》记者问.....	郭沫若 (1)
讨伐帮八股.....	《解放军报》评论员 (9)
从“假”字开刀 整顿文风	《解放军报》编者述评 (13)
大家来写“赤脚”文章.....	《人民日报》短评 (19)
回忆列宁谈主题.....	(21)
群众创作漫谈三题.....	唐 弢 (25)
漫谈构思.....	王汶石 (33)
材料篇.....	章 竞 (45)
谈结构.....	孙 犁 (63)
怎样锻炼思路.....	张志公 (71)
结构和情节.....	刘衍文 (81)
文章的结构.....	徐仲华 (95)
学习经典著作的语言艺术.....	章 竞 (106)
古代名家论锤炼语言.....	(119)
语言的形式美.....	王 力、朱自清 (124)
马克思论风格的重要性.....	(129)
风格应该多样化.....	茹志鹃 (132)
谈谈艺术风格.....	王朝闻 (134)
“文学语言”的编写.....	赵有福、黎 凯 (137)
文学语言.....	李若冰 (144)
怎样写新闻.....	朱穆之 (148)

新闻的生动性从何而来·····	马铁丁(152)
谈新闻报道·····	周立波(156)
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163)
报告文学写作漫谈·····	徐迟(167)
谈谈报告文学的写作·····	黄钢(188)
杂谈人物特写·····	黄昭彦(201)
谈特写·····	波列伏依(210)
关于评论写作的几个问题 ·····	《新闻战线》编辑室(212)
漫谈说理文·····	朱光潜(219)
关于杂文写作的几个问题·····	唐弢(226)
郭沫若同志青年时期谈诗歌创作·····	(241)
关于民歌和“开一代诗风”·····	贺敬之(243)
谈诗的构思、诗的思想性·····	伊萨柯夫斯基(253)
海阔天空的散文领域·····	秦牧(261)
大家都来写点散文·····	魏巍(269)
谈散文·····	曹靖华(273)
《东风第一枝》小跋·····	杨朔(277)
向“永州八记”取点经·····	黄秋耘(278)
和部队作者的谈话·····	张天翼(281)
塑造人物时情节和细节描写的关系·····	李准(289)
我喜爱农村新人·····	李准(294)
在革命前辈精神光辉的照耀下·····	王愿坚(304)
植根在生活的沃土中·····	刘心武(319)
名家论戏剧的特征·····	(329)
纵情高歌为真理而斗争的英雄 ——访问《于无声处》作者宗福先同志·····	富弢(344)

关于文风问题答《新观察》记者问

郭沫若

一、你认为怎样才能使文章写得准确、鲜明、生动？

答：文章是人写的，因此，首先是人的问题。古语说：“文如其人”，这是说什么样的人，就写什么样的文章。文章要写得准确、鲜明、生动，首先要看写文章的人的思想、立场、作风怎样。你的思想正确、态度鲜明、作风正派，那么，你写的文章也就有一定的准确性和鲜明性。这是基本问题。

其次，是文章本身的技巧问题。写文章有一定的技巧。要使文章写得好，恐怕总得懂一点逻辑、文法和修辞。写文章的目的是给人家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的，所以不能只有你自己懂，主要是要使人懂。要把你的思想表达出来，传达给别人，你自己先要有准确的概念和见解，然后如实地表达出来。你所看到的客观事物，总要使得没有看到的人也浑如在眼前。而要做到这样，当然要懂得一点逻辑和文法，因为不合逻辑就不通，不合文法也就不通。

老实一点，是做到准确的好办法。不一定要苦心孤诣地去修饰。逻辑和文法，其实也就是老老实实的方法。我们平常讲话很少讲不通的话。这是因为讲话时老实，有什么就讲什么。可是写起文章来，苦心孤诣地一经营，往往弄巧反拙。如果是老实地用最适当的字眼把你所看到的、想到的写

出来，就比较容易准确；加不恰当的修饰，反而不准确了。现在一般的毛病是爱修饰，修饰得恰当当然好，修饰得不好可就糟糕了。

要使文章生动，我想少用形容词是一个秘诀。现在有些文章有个毛病，就是爱堆砌形容词，而且总是爱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比如嫌“十分”不够，一定要说“二十分”；“二十分”还嫌不够，一定要说“十二万分”；其实你说得愈极端化，效果愈见少，别人是愈不相信的。又如“六万万人正以排山倒海、乘风破浪之势……”这样的句子，就有点不恰当。把山移开、海翻过来，那是多么大的形势，同“乘风破浪”不能相比。所以，既然已有“排山倒海”，就不应当再用“乘风破浪”了。

总之，写文章要老实一点，朴素一点，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自己的思想认识明确，然后适当地表达出来，就一定会准确。

对于鲜明，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是准确的，大概也是鲜明的。另外，文章要具有鲜明性，恐怕在选择词句、字眼上面还得用一点心。不要选用深奥的外国式的词句。象胡风……那样的文章，看了就是不懂。句法的构成要老实一点，要合乎中国话的一般规律。用字有个秘诀，就是选现成的概念明确的字，不要找太偏僻的字；偏僻的字不明确，人家也不容易懂；含糊的——这样可以解释、那样也可以解释的字最好避而不用。用明确的而不是模棱两可的字来表达，就可以收到鲜明的效果。

句法和章法一定要分清楚。古人的文章不分段，不分节，这不是好办法。欧洲人写文章讲究章法，我们学过来是

很好的，章法清楚，就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标点一定要恰当。标点好象一个人的五官，不能因为它不是字就看得无足轻重。标点错了，意义也就变了。

文章有各种各样的体裁。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大体上句子不宜太长，段节也不宜太长。这样就容易分析清楚，人家看来一目了然，也就自然鲜明了。

生动性也一样，要是句子短些，章节短些，文章就生动活泼。比如新诗是分行写的，不是整整一大篇的排出来，这有它的好处和妙处。绘画要留些适当的空白，我想写文章也同样适用。行与行之间、标点与标点之间有些空白，就给人一个清楚的感觉。

无论准确也好，鲜明、生动也好，就语言方面讲，要求字眼总要用得适如其量。这样，表现的概念才会准确，也才能使人感到鲜明。说得神秘一点，字眼里面还有它的声调和色彩。法国有个作家叫福楼拜，很讲究字眼，他写了文章要用钢琴来检查字眼，听听声音是否和谐。所以，在选择字眼方面恐怕要费点功夫。所谓锤炼，大概就是在这些地方力求准确、鲜明、生动，使人家更容易了解你的内容和概念。

文章写好后，要翻来复去的推敲一下。“推敲”这两个字的出处大家都知道，原来是“僧推月下门”，后来改成“僧敲月下门”。“敲”和“推”的动作本来不一样，再说寺门掩闭，恐怕敲的可能性多些，“敲”字声音也更响亮一些。两下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敲”的好处。所以文章写好后多推敲、琢磨是必要的。所谓千锤百炼，不一定要“锤”千次“炼”百次。但象毛主席说的看它个三次，总还是要的吧。我们有时候太着急，写好了连过目都不过，结果就出了

差错。

这里说的准确、鲜明、生动，主要是指理论性、叙述体的文章，至于文艺性的文章如诗词之类，有时候要稍微不同一点。我不准备多说。

二、文风问题是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它同思想和思想方法的关系怎样？

答：文风问题，刚才已经讲到，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主要还是思想和思想方法的问题。首先要你的思想、概念准确，然后才能写出准确的文章。要是以己之昏昏，也就当然使他人昏昏了。古人说“文以载道”，用现在的话说，写文章就是表达思想。所以思想是“文”的骨干和核心，关系很重大。

文风同思想方法关系也是很密切的。象逻辑、唯物辩证法等都是思想方法，如果思路不通，也断断写不出好文章。不合逻辑就是不通。至于辩证法，那是更高一级的逻辑，即所谓辩证逻辑，它是更全面地从发展上、关系上和本质上来看问题，使思想更有逻辑性。

你总先要有这样的胚子——思想和思想方法，然后才能进入第二步——用适当的形式和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就语言讲，它可以为任何阶级服务，但如果你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你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东西决脱离不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反之亦是。这就充分证明文风问题不单纯是语言问题。

思想和语言有一定的关联，这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通过无产阶级思想选用的语言，一定是接近于无产阶级的。我们可以从无产阶级的有生命的语言中，找到

能够准确地表达我们思想的工具。要做好文章，主要的要努力把内容和形式和谐地统一起来。随着时代的不同，语言在逐渐的改变，文风也在跟着转变。所以文风问题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它同思想和思想方法有密切的关系。

三、在文风上，你认为应该从毛主席的文章中学习那些东西？

答：毛主席的文章，正如开头所说的“文如其人”——非常平易近人。主席的文章和他讲话一样，谁都看得懂，而且喜欢看。听了毛主席讲话，好象热天吃了冰淇淋，又好象疲倦后喝了一杯茶。他的文章和讲话就是平易近人。毛主席说的话非常准确，想说什么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毛主席的文章很生动，很形象化，思想内容很艰深的问题，到了毛主席的笔下和嘴里，就变得非常容易懂。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深入浅出。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文章，就要学习他的平易近人，学习他的深入浅出，学习他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艰深思想的能力。

毛主席的文章写得那么平易近人，也许有人问是不是毫不经意的？那也不见得。毛主席说过，有些同志写文章就存心不要人家懂。而毛主席写文章却是连标点也不放松，存心要人家懂。正因为苦心孤诣为读的人着想，才写得出这样的文章。记得一九四九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产生的几个宪章和宣言，毛主席亲自校对，一个标点不让它出错。这种对文章认真负责的精神，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你不肯在字法、句法、章法、标点上下苦功锤炼，要想一步登天，达到主席那样，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主席的文章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所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毛主席的文章可以说就是这样。

毛主席在思想上经过艰苦锻炼的阶段，在文字上也一定经过艰苦锻炼的阶段，我喜欢毛主席这种文章的路子。还有另一种路子，就是故意把文章写得深奥，这是走的邪路。这样的文章我是不大欣赏的。汉朝的杨雄就是以“艰深文浅陋”见称。明明很简单的话，他要用孤僻的字眼写出来。现代中国也有这么一派，这一派的文章很不值得欢迎。

学习毛主席的文章，要学习他的平易近人、深入浅出、概念准确、形象鲜明、笔调生动，这些都是必要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学习毛主席的为人。只有在思想和思想方法上经过苦心的锻炼，才能把文章写得好。

四、本刊最近正在提倡多写短小的文章，您觉得怎样？有人说短小的文章没有分量，您觉得这种看法对吗？

答：文章总是“有话即长，无话则短”。要说的东西多，就长一点；说的东西不多，就短一点。我是喜欢短文章的，但我也并不反对长文章。有内容的长文章是好的，就怕象王大妈的裹脚布——又长又臭，那实在受不了。

文章最好是用最经济的办法，把你想说的东西说出来。所谓“要言不繁”。把可有可无的字去掉。当然，更不用说可有可无的句、章、节了，这样的文章才会受欢迎，才有可能成为好文章。

现在大家都很忙，短文章是最适时的。把要说的事情简单、明了、准确的说出来，让读的人不要花很多时间就有所得，这是最好的。拖拖拉拉的长篇大论，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看。至于有内容的大著作，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更长，也是值得读的。

短文章就没有分量？那不见得。文章不在长短，要着内

容如何。内容有分量，尽管文章短小，也是有分量的；如果内容没有分量，尽管写得象万里长城那样长，还是没有分量。所以不能用量压人，要讲求质。黄金只有一点点，但还是有它的分量的；牛粪虽然一大堆，分量却不见得有多重。我们四川还有人用牛粪作燃料，至于那些又臭又长的文章，恐怕连牛粪也不如。写毫无内容的冗长不堪的文章；在今天来说，是一种犯罪的行为，浪费自己的时间不说，还浪费了纸张，浪费了排字工人的时间，浪费了所有读者的时间，过失实在不小！

为了医治这个毛病，提倡写短文章倒是个好办法，我建议：你们订稿费标准时，不一定要根据字数：好的短文章多给一点稿费，因为短而好的文章，写起来很费时间；长而不好的文章根本就不要它；长而可用的文章，就少给点稿费。这样做有好处，可以把毛病给医治一下。

说短文章没有分量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古代就有许多短文章，如《论语》、《道德经》等。《论语》中有不少好的东西；就是《道德经》，在那个历史时代也有它突出的地方。拿民间语言来说，很多生动的谚语都是既短小而又有内容，“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这样的话就是很好。它十几个字抵得过一大篇文章。类似的例子有的是。简短，又有内容，就可以多、快、好、省。多是懂得人多，不是文字多；快是懂得快；好是内容好；省是大家省时间。

让我再说一遍，我是并不反对长文章的，尤其是要写重大的问题或重大的理论，那是非长不可的，但即使必须写长文章，也要遵守经济的原则，应当长就长，应当短就短。《庄子》上有这样几句话：“凫胫虽短，续之则悲；鹤胫虽

长，断之则哀。”这同样适用于写文章。可是就今天的文风来说，把水鸭子（鳊）的脚加长的文章太多了，《新观察》今天提倡多写短文章，是适时的。

1958年3月21日

（选自《沫若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讨伐帮八股

《解放军报》评论员

文风问题，是需要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的一个问题。

毛主席在批判王明路线时，作过《反对党八股》的著名讲演。毛主席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现在的情形也是这样。王张江姚“四人帮”把持宣传舆论阵地，推行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就是拿帮八股作为表现形式的。“四人帮”打倒了，流毒影响还在。我们揭批“四人帮”，如果不把他们的恶劣文风也一起扫除，那就还给它们留下了一个“防空洞”，对“四人帮”的清算就叫不彻底。

我们党历史上批判过的党八股，带有那个时候的特征。今天，“四人帮”的文风，不但是对党八股的继承，而且有新的“创造”。就是说，带有“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的一切特征，可以称之为“帮八股”。

帮八股有些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也来个以毒攻毒，给

它开列八大罪状，予以讨伐。

一、假造。说假话，造假事，典型搞假的，历史事实搞假的，照片也搞假的，甚至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话，“四人帮”都敢伪造，所谓“临终嘱咐”就是突出的一例。

二、空喊。写文章、发指示、作报告，堆满了空洞的抽象的大批概念和时髦口号，全都不需要以事实为基础，也都可以不受客观实际检验。他们“革命”调子唱得者高，根本不准准备实行，更有甚者，在“好话”的掩护下干尽了坏事。

三、不讲理。在报刊宣传上，在政治生活中，不是实事求是作分析，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动不动就训人，以势压人，什么“态度问题”、“复辟回潮”、“反攻倒算”、“否定大好形势”等等，无限上纲，帽子棍子满天飞。

四、绝对化。金要足赤，人要完人，好就绝对的好，坏就绝对的坏。借反对中庸之道鼓吹极端主义，用引证片言只语贩卖形而上学。

五、影射攻击。一个时期报刊上充斥着梁效、罗思鼎以及初澜之流的阴谋文章，搞什么批儒评法，抬出帝王将相，借古人洋人亡灵，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美化“四人帮”自己。他们搞惯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勾当，又生怕别人照此办理，于是疑神疑鬼，制造事端，蓄意整人。

六、千篇一抄。“四人帮”规定下金科玉律逼得你抄，不抄也不行，开会念稿子，发言抄报纸，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报纸刊物弄得差不多是一个面孔，电影、戏剧、诗歌、小说，搞来搞去都是一个模式。

七、强奸民意。“四人帮”本来是人民的死对头，却张口闭口代表人民，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人心丧尽，却硬吹自

已大得人心。许多以工农兵名义发表的东西，实际是“四人帮”捉刀代笔、包办代替弄出来的。

八、诱以名利，谬种流传。一首歪诗可登龙门，一篇黑文可得高官，打一个小报告可以青云直上，讲一通屁话可以破格提拔。帮八股丑恶不堪竟能流毒甚广，就是同“四人帮”这种“诱以官、禄、德”分不开的。

“四人帮”的帮八股，不仅败坏了我们的文风，也败坏了我们的党风学风，它的流毒和影响散布到了各个方面。说假话，说空话，报喜不报忧，爱吹不爱批，政治教育中的形式主义、走过场，事情来了不在贯彻落实上下功夫，而是争着表态、出简报，工作成绩不看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而是看有没有登报，等等，就说明了帮八股的存在，说明唯心论、形而上学等资产阶级的东西已经严重侵入我们的肌体，说明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影响是何等的必要。

帮八股藏污纳垢，窒息革命精神，束缚人们思想。要扫除帮八股，树立准确、鲜明、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文风，就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作风，切实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华主席指出：“现在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改造我们的学习，彻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切实整顿好党的作风。”这里就包括扫除帮八股，恢复和发扬革命的文风。扫除了帮八股，革命精神就能获得普遍地发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就能迅速地形成，我们的革命事业就更可以生气勃勃地向前推进。

我们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我们开会、讲话、写报告、

发文件，都应该有战斗化的作风，开门见山，简明扼要，迅速敏捷，准确无误，绝不允许帮八股存在。如果那个角落里有这种东西，就一定要坚决把它打扫干净。

四害横行的时候，帮八股本报也有。打倒“四人帮”，军报得解放，文风是有改进的，但至今仍然不能使人满意。在当前大打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人民战争中，同时对帮八股的流毒影响也来一个彻底肃清，我们愿意和全军同志共同努力。

（原载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六日《解放军报》）

从“假”字开刀 整顿文风

《解放军报》编者述评

“四人帮”帮八股的一大罪状，就是造假。说假话，造假事，搞假报道，炮制假典型，兜售假经验，编造假历史，甚至连革命导师的话都敢伪造。“四人帮”恣意践踏无产阶级实事求是的作风，在他们控制和影响下，一个时期内，党的报刊的声誉也遭到败坏。讨伐帮八股，整顿文风，不把弄虚作假批得臭不可闻，行吗？

粉碎“四人帮”以来，报纸上的文章有看头了，实实在在的报道多起来了，准确、鲜明、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扬，广大读者表示热烈欢迎和支持。但是，帮八股的阴魂不散，流毒很深。别的且不讲，搞弄虚作假的报道，就没有杜绝。仅据初步统计，本报今年以来经读者来信揭发已经查实的失实报道，就有二十起。不破不立。不首先把弄虚作假狠狠“将一军”，来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要恢复和发扬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维护党报新闻报道必须真实的原则是不可能的。

失实的新闻报道，有种种表现：

一是无中生有，凭空编造。本来某月某日在某地区是个大晴天，却硬写成“飘着鹅毛大雪”。有一个小岛本来草木皆无，经过一番文字“加工”，成了“树木参天，绿草成茵”的绿洲。有的明明是到学校去为自己的孩子催办毕业手续，

改头换面，变成了“说服学校领导，坚持让孩子到农村”。有的干脆假造出一个事实来，说什么某个重要文件一广播，“党委连夜开会进行学习讨论”，一查，不对了，这个部队党委并没有“连夜开会”，而且其中“发言”的一位党委委员根本就没在家。更有甚者，有的竟把毛主席没有视察过的一个连队，写成了“亲临视察过”。

二是随意变角度。有的稿子为了“跟形势”，把事实当泥人一样随便捏来捏去，使报道失实。新闻报道要不要跟形势？当然要跟。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新精神，一定要在报纸上迅速体现。这是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问题是怎么“跟”。有的采取“改造事实”或随意改变角度的办法，强使客观实际服从当前宣传的某种需要。这就必然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有篇反映搞某项科研的报道，典型本身是很好的，但是为了“跟形势”，写报道时却几改角度。一九七四年写第一稿，说这是批林批孔的胜利成果，其实当时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协作的工厂停工停产，使他们的工作碰到很大困难。一九七五年，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又变成是贯彻会议精神，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胜利成果。稿子写好不久，“四人帮”违背毛主席指示，另搞一套的紧锣密鼓敲响了，于是这一科研项目又被归结为批判了什么“洋奴哲学”，反击了什么风的胜利成果。这个稿子还没有发表，“四人帮”垮台了，又把原稿中的那些“批判”改成了另外一个角度。从这里可以看出，为了所谓紧跟形势，随意改变角度到了多么荒谬的程度，连一点唯物论都不讲了。

三是导演摆布。有一篇欢呼一次重要会议胜利召开的通讯，其中讲到某部各部门的值班员用红笔在值班日记上写下